

論現代資產階級的 實證論哲學

哲學碩士 穆·沙·巴希托夫著

B082

3

上海人民出版社

論現代資產階級的實證論哲學

哲學碩士 穆·沙·巴希托夫著

袁文德 董湘君譯

論現代資產階級的實證論哲學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俗地敘述了實證論及其各個流派——實用主義、新實在論、邏輯實證論及語義哲學——產生的過程及其基本論點，揭露並批判了它們的不可知論的、唯心主義的錯誤觀點，指出了實證論及其各個流派怎樣為宗教及帝國主義反動政策服務，最後並指出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反動性和反科學性。

М. И. БАХИТОВ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БУРЖУАЗ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ПОЗИТИВИЗМ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НАНИЕ»

Москва—1955

本書根據蘇聯“知識”出版社一九五五年俄文版譯出

論現代資產階級的實證論哲學

穆·沙·巴希托夫著

袁文德 董湘君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285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8 字數 19,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價(3)0.12元

目 錄

一	實證論否定作為科學的世界觀的哲學·····	1
二	實證論的不可知論·····	13
三	實證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隱蔽形式·····	17
四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的反科學性與反動性·····	22

一 實證論否定作為科學的 世界觀的哲學

反動的現代資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服從於一個目的：保衛垂死的資本主義，為帝國主義的政策辯護。但是，企圖為顯然非正義的事業辯護，只有在修改科學的世界觀，捏造和歪曲科學的世界觀的條件下，才有可能。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各種反科學的、唯心主義的理論與學說能廣泛地傳播起來。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除了利用與宗教直接結合並轉變為中世紀神秘主義的公開的唯心主義理論以外，還利用為其効忠的哲學教授，千方百計地宣傳在科學偽裝下的理論。

資產階級思想家宣傳唯心主義世界觀，在人們中間培植關於周圍世界及關於社會發展的不正確的、反科學的觀念，力圖阻礙羣衆的革命自覺性和組織性的增長，並以此來延緩資本主義的死亡，延長資產階級的統治，阻礙社會的進步。因此，批判和揭露現代資產階級理論的反科學性與反動性，是促進工人階級與一切勞動人民擺脫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重要條件之一。

應該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內佔統治地位的名目繁多的哲學理論，實際上是稍加刷新的舊唯心主義體系的渣滓。所

謂實證論者的哲學也就是這樣一種理論。

“實證論”這個詞的意思是“確實的”。法國資產階級思想家孔德（一七九八年——一八五七年）把自己的觀點稱為實證的（確實的）哲學。孔德及其信徒想用這個名稱來表明，他們的觀點是只以實際的、“確實的”知識為基礎的，根本不同於他們以前的似乎以“抽象推理”為依據的一切哲學學說。實證論者認為，他們似乎克服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極端”，並超越於二者之上。然而實際上，實證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變種之一。

實證論者把科學的認識僅僅局限於記載外界的現象與事實，記載經驗的材料，他們把哲學歸結為對這些事實或多或少地作些系統的敘述。而且，實證論甚至否定，除了具體的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之外，還有獨立的哲學科學存在的可能。實證論者企圖用“否定”哲學的方式，把唯心主義偷運到科學中來。

資產階級的哲學家企圖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片面性”並宣佈哲學中的新路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光輝地揭露了他們這種掙扎的反動性及其毫無科學根據。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宣佈的任何“新的”哲學，實際上都只是陳舊的唯心主義學說的隱蔽形式。

正當實證論在資產階級哲學中剛剛流行起來的時候，恩格斯就指出了這種鼓吹不可知論的哲學的極端貧乏與折衷的性質。因此，恩格斯把實證論列入德國古典哲學的已經蛻化了的後裔中，並認為它的出現是資產階級哲學的倒退運動，是資產階級哲學的墮落和衰頹。

列寧在其天才著作“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毀滅性地批判了實證論和它的馬赫主義變種（經驗批判主義）。列寧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在“新的”哲學幌子下出現的、似乎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外揭示出真理的馬赫主義，其實是在使舊的唯心主義復活起來。

馬赫主義者不僅像十九世紀中葉的實證論者一樣宣傳不可知論，而且在這方面還加進了極端的主觀唯心主義。

列寧令人信服地指出：當馬赫主義者談到物是“要素的複合”，也就是說物似乎是人的感覺的總和，或者當他們談到所謂“原則同格”，以便證明在人類以前和不依賴於人及其意識為轉移的外部世界不可能存在時，那末，這就是最純粹的主觀唯心主義。現在，馬赫主義已經不可能披着從前的外衣活動了。資產階級哲學中出現了一些新的流派，它們在“新的”名稱和商標下繼承着馬赫主義。

現代實證論及其變種——實用主義、工具主義、新實在論、邏輯實證論、語義學唯心主義——不僅充滿了不可知論和主觀唯心主義，而且也以對一般的理論和哲學採取極端輕視的態度為其特點。它們全都主張必須把“形而上學”與“教條主義”的殘餘從哲學中“清除”出去。他們斷言：哲學必須按照現代科學知識的水平進行根本改造和“重建”。工具主義者、實在論者及其他實證論者，現在正強說自己的觀點就是這種“清除”了“形而上學”並似乎根據現代科學的要求而“重建”的理論。

實證論者裝出批判十九世紀哲學的姿態，說十九世紀的

哲學是某種與科學不相容的、似乎把科學引到“不能證明的”推理與假設領域中去的哲學。而實際上，實證論者是在反對唯物主義，特別是反對唯一先進的、真正科學的世界觀——辯證唯物主義。

實證論的各種派別不是同時產生的。其中某些派別，例如實用主義，早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就已在美國產生了。

實用主義是導源於希臘文“πραγμα”一字，其含義就是實踐、行動。實用主義有時又稱“行動哲學”。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士就是二十世紀初實用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後來，由約翰·杜威來宣傳實用主義。目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狂熱的敵人胡克，在美國以實用主義的積極傳播者出現了。實用主義在英國、意大利以及其他許多國家，也有一定程度的傳播。

實用主義是作為資產階級對於唯物主義與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反動表現而產生的，它已成為美國帝國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武器。實用主義者用“經驗”、“實用是真理的標準”等詞句來騙人，企圖證明實用主義“超越”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上，實際上他們是唯心主義觀點的宣揚者。在他們看來，經驗是人的“感覺與體驗的洪流”。實用主義者想用關於經驗的這種唯心主義的解釋，來為人們的一切迷信的和宗教的觀念辯護，企圖證明似乎在人們的經驗、體驗中也具有“證明”上帝存在的深厚根源。阿那多勒·法朗士借其作品“天使的叛變”中的一個人物之口正確地指出：實用主義是專門為了挽救一落千丈的宗教權威而創立的。實證論者同樣

是從主觀唯心主義方面來解釋實踐的。

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對唯物主義者來說，人們實踐的“成果”證明，我們的觀念是與事物的客觀的本性相符合的。實用主義者却把一切實踐只歸結為“效果”，主觀唯心主義地來解釋它（“實踐是一切對我有用的東西”）。因此，某種見解只要從實際的觀點看來對我有利、對我有用，那末，這種見解就用不着進一步論斷而被實用主義者解釋為完全合乎真理了。例如，為帝國主義者的“實際需要”服務得“很好”的戰爭與侵略的思想、掠奪與剝削各國人民的政策，從實用主義的觀點看來，是無可爭辯的真理。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種看法，認為這類思想體系是與各國人民的實際利益絕對不相符合的，是與人民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然而，帝國主義的忠實奴僕——實用主義者，絲毫也不顧及這一點。而且，他們根本認為，人民就其本性來說是注定要處在被奴役的地位的，人民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是“違反自然的”。

實用主義者也像應用“經驗”這一概念一樣，還應用“實踐”這一概念來為僧侶主義辯護。例如，杜威和詹姆士斷言：關於把什麼作為世界的基因和本質——上帝或物質，這是信仰、直覺和“實際效用”的問題；在這裏，科學似乎是無能為力的。

這個例子十分明顯地表明了實證論（它妄圖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外來發現真理）的這一實用主義變種實際上意味着什麼。

杜威常常把自己的觀點叫做工具主義，企圖藉此使讀者

更加糊塗起來。

杜威斷言，科學的思想和理論原理，並不是現實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是人們用來滿足自己的實際需要的特殊“工具”。因此，杜威說，把真理的範疇應用於思想和理論方面，是毫無意義的。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能從這種思想和理論對於我們的“實踐”目的和意圖的效用如何，來談它們的真理性而非真理性。杜威的這些論斷，說明了“工具主義”這個新字眼絲毫也沒有改變實用主義的本質，只不過是更加掩蓋了它的唯心主義的內容而已。

從下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了解，實用主義者所宣稱的哲學的“重建”和從哲學中“清除”“形而上學”的殘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實用主義者想把事情說成這樣：由於“重建”的結果，哲學不再是“想像與假設”的領域（似乎在這以前，哲學就是這樣的）；它已轉變為認識與行動的這樣一種方法，即不再包含絲毫“形而上學”的以及在通常意義上來了解的哲學的成分，也就是說它既不是唯物主義的也不是唯心主義的。因此，按照實用主義代表人物的解釋，實用主義只是“科學地”解決兩千多年來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發生的一切爭論的一種方法，除了具體的自然科學中已知的東西之外，這種方法本身不給予人們關於他們周圍世界以及關於他們本身的任何知識。

實用主義者否定哲學的認識作用，甚至否定獨立的哲學科學存在的可能，但是，他們却唯心地來解決哲學問題。而且，當實用主義者和其他實證論者一起斷言哲學不可能作為

一種獨立的科學而存在時，他們仍然是從一定的哲學立場即從不可知論和主觀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的。

新實在論是比較晚的一個實證論流派，產生於二十世紀初。它在二十年代特別廣泛地傳播起來。屬於新實在論者的，在美國有孟塔鳩、培里、斯波丁，在英國有穆爾和羅素。新實在論者這一派內部，又有給自己加上各種新名稱的許多小派別。某些新實在論者（例如，美國的“批判的實在論者”桑塔亞那）已經站到公開的神秘主義的立場上去，宣稱人的意識是某種存在於人的頭腦之外的東西。

新實在論者宣佈“發現”了“新實在”以及對於世界本質的新的理解，並把“實在”、世界的本質歸結為感覺或觀念、概念的總和。但是，新實在論者用關於物質為意識所“固有”的各種玄妙論斷，來掩飾他們對於現實的這種唯心主義的解釋，也就是說，他們認為世界是處在意識之中的。新實在論者從這個論點出發，把認識歸結為某種神秘的“自我認識”、天啓以及其他的模糊混亂的東西。

新實在論者斷言，他們發現了比唯物主義者與唯心主義者所知道的更廣泛的、既包括物質又包括意識的“新實在”，從而他們似乎克服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片面性”，創造了新型的哲學，這種哲學的出發點既不是物質也不是精神的實在，而是一般實在。維護唯心主義的“實在論”方法就是這樣的。新實在論者以其關於客體為意識所“固有”的論斷，來複述露骨的唯心主義者——所謂“內在論者”的說法，列寧曾把“內在論者”斥責為壞透頂的反動分子和宗教蒙昧主義的鼓

吹者。

新實在論者，如像英國的阿葉爾，已經不局限於關於“新實在”的論斷，他們力圖證明，必須拋棄物質是客觀實在這種概念，必須拋棄科學規律。阿葉爾建議：提出一種脫離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的形式邏輯，以代替這些東西。一切新實在論者都力圖盡量縮小哲學的研究範圍。他們把哲學歸結為一種不能認識現實世界及其規律性的形式邏輯。

最近，新實在論及其關於“新實在”的“學說”開始退出舞台，而它的代表人物則轉到另一些更隱蔽的唯心主義形式的立場上，特別是轉到語義哲學的立場上去了，某些實用主義者也開始和語義哲學結合起來。

邏輯實證論是實證論的一個更晚的流派。這個流派形成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它的代表人物是資產階級學者施利克、卡爾納普、奈特拉特、菲格以及其他一些人。

這些哲學家決定比新實在論者更進一步地“清除”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和“教條主義”。

這個流派的代表人物已經不再談論什麼“新實在”了，因為他們認為實在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形而上學”的。

不僅關於實在的本性和以什麼（物質或意識）為出發點的問題的唯物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解釋，已被宣告為陳腐，而且關於實在的任何一種理解（其中也包括“新實在論”的理解），甚至關於任何一種實在是否存在的一切問題，也已被宣告為陳腐的了。按照邏輯實證論的見解，自稱為哲學家的那些思想家唯一可做的只是從邏輯上分析詞聯結為句的規則以及指

導語言的形式結構的規則，也就是不接觸到語言的涵義而只是指導語言的句法的規則。卡爾納普用以下的方式來表述邏輯實證論的這些基本原理，他在自己的“邏輯措辭學”一書中寫道：“既不考慮符號（卡爾納普不僅指數學符號，並且也指一切科學概念——巴希托夫註）的意義，也不考慮式子的含義，而僅僅注意構成式子的那些符號的種類和次序。”

邏輯實證論者拒絕肯定或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並散播唯心主義的謊言——不論實踐或科學都無力說明究竟哪一種觀點（唯物主義的或唯心主義的）是正確的，從而他們客觀上表現為信仰主義者（把信仰當作知識的學者）在反對科學世界觀的鬥爭中的同盟者。

但是，邏輯實證論者雖然沒有直接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然而實質上却回答了這個問題。這一回答就是與不可知論和主觀唯心主義一樣的回答；而其他一切新實證論流派也都浸透了這種精神。

可是，那種禁止談論詞句中所包含的思想的“哲學”，甚至不能長期地使邏輯實證論者的那些並不苛求的顧主感到滿足。因此，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們的陣營就進行了改組。他們開始用相應的（如卡爾納普所說的）語義分析來修正和補充“無意義”的哲學。結果便產生了一種新的“主義”——語義學唯心主義，它是現代資產階級哲學中一個極端荒謬的形式。目前，語義哲學的烏烟瘴氣籠罩着美國很大一部分的資產階級哲學家。語義學者決心重新翻動幾乎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類知識的各個部門的基礎，從語言學起到政治經濟學為

止。同時，有一些語義學者（卡爾納普、塔爾斯基、菲格、莫利斯等人）專門從事於曲解一般哲學問題，而另一些語義學者（蔡斯、哈雅卡瓦等人）則以所謂語義社會學家的身分出現了。

語義學者斷言，人類的語言不是人們交際的工具，而是引起國內和國際的一切糾紛與衝突的某種障礙和原因，因為人的語言似乎誤述和歪曲了一切事物。著名的語義學者之一哈雅卡瓦甚至歌頌狗和貓的“性情的純樸”。另一個語義學者蔡斯提議，一般地應該保持緘默，因為不這樣的話，人們之間的爭吵、戰爭和“愛國運動”等等就永遠不會結束。

雖然邏輯實證論者現在已決定不再禁止哲學分析語言的涵義，但是他們反覆地說，他們所理解的涵義與“傳統的”哲學所理解的完全不同。語義學者所願理解的語言涵義只是那些能够看到、摸到和測量到的東西。凡是不適合於這個標準的，他們就把它拋棄掉，並把它解釋為形而上學的東西。按照語義學者的意見，既然哲學硬要認識超出感覺範圍和不能為我們所直接感知的東西（例如，處在具體形式之外的物質），那末，就應該認為哲學是人類智慧的一種疾病。按照美國著名的實證論者菲格所宜稱的，這種疾病在於哲學硬要認識不可能的東西，即處在我們感覺範圍之外的現實的存在。為了醫治人類理性的這種疾病，菲格公開而直率地建議思想家應放棄唯物主義。

實證論者號召消滅作為一種獨立科學的哲學，是為了直接反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以下幾個根本原理：關於物質是客觀實在的原理，關於科學規律的客觀性質的原理，關於認識是外

部世界及其發展規律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的原理，關於我們知識發展的無限性的原理。

新實證論者企圖剝奪哲學運用一般概念的權利，他們的根據是，在感覺中不能直接提供一般概念，因為它是摸不到、看不到的等等，——這種企圖就等於否定任何科學，因為大家知道，不運用反映客觀世界規律性的一般概念，就不可能有任何科學。

一九五四年在蘇黎世召開過國際哲學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蘇聯的哲學家不得不與那種否定科學世界觀的可能性的企圖，即否定獨立的哲學科學的可能性的企圖發生爭論。在大會講壇上，發出了哲學對具體科學毫無用處的叫囂。

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哲學理論。如果所指的是資產階級哲學，那末，許多學者都要遠遠地離開它，這是完全能夠理解的。這種哲學不僅不能幫助正確地解決各種科學問題，而且還阻礙科學的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科學認識的方法論基礎。鑑於大會上具有實證論情緒的資產階級學者佔優勢，蘇聯哲學家在自己的報告中指出：以取消者的態度對待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對於科學的發展是有害的。在這些報告中特別指出，批判和克服蘇維埃政權最初年代在蘇聯某些哲學家與科學家中間存在的實證論傾向，對於蘇聯科學發展的肯定意義。

蘇聯哲學家令人信服地指出，辯證唯物主義揭示了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發展的最普遍的規律，沒有任何一種具體科學能夠代替它。

實證論者對於科學世界觀的否定，也是一切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特點，他們力圖消滅先進世界觀的進步作用，在思想上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使勞動羣衆在黑暗中徘徊。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仇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正是因為這種世界觀在勞動人民爭取擺脫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鬥爭中起着偉大的動員與組織作用。實證論者以及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的其他唯心主義流派，無論怎樣反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由於其嚴格的科學性，由於它是勞動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旗幟，始終是不可戰勝的。

二 實證論的不可知論

實證論者用來反對科學的哲學世界觀的主要論據之一，就是認為哲學苛求認識似乎不可能的東西，即妄圖認識感性經驗範圍之外（感覺與知覺範圍之外）的客觀實在。同時，從他們的觀點看來，只有處在能直接提供給我們以事物的現象和外部特性的感性經驗範圍內的東西，才能够科學地去認識它。他們斷言，科學不能說明我們周圍現象的本質是怎樣的，不能說明處在我們的經驗範圍之外、不依賴於感覺和知覺的現象是怎樣的。

新實證論者從這裏看出哲學的唯一用途，這就是規定人類知識不可逾越的界綫和範圍。杜威說，要超越經驗的範圍是不可能的，因此，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關於實在的本性、關於以什麼——物質或意識——作為第一性的東西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個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士企圖以某種樸素的形式來表述這種思想：“也許，我們處在世界中，也像狗和貓呆在我們的圖書室中一樣，牠們看到書和聽到談話，但是完全不能意識到這一切的意義”。

英國的實證論者穆爾在其“哲學的幾個基本問題”一書中說得更加肯定，他宣稱：我們不僅絲毫也不能知道客觀實在是